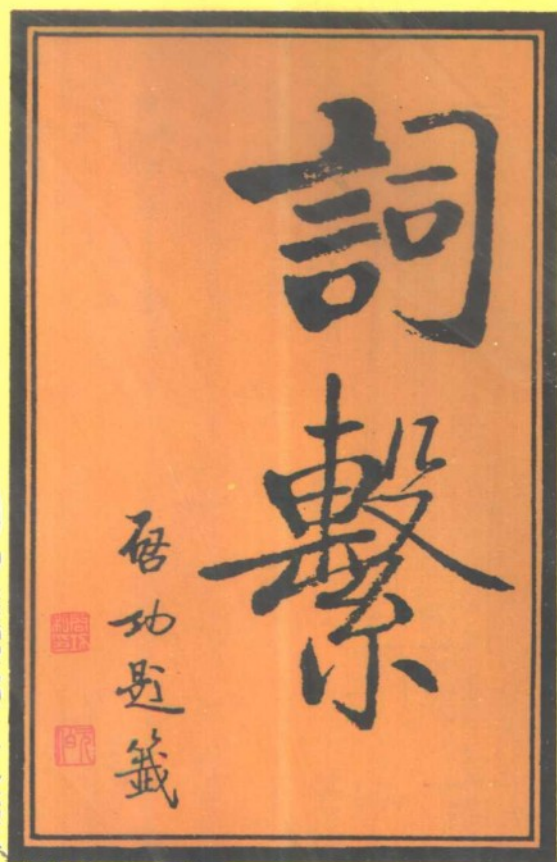


清●秦嶺 編著

# 詞繫

啓功題籤



鄧魁英 · 劉永泰 整理 ·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詞繫

I222.8

6

〔清〕秦嶺 編著



095183



女子學院 0096857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鄧魁英 劉永泰整理

鄧魁英 劉永泰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**詞繫/(清)秦嶺編著;鄧魁英,劉永泰校點。**

—北京: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,1994,10

ISBN 7-303-03052-2

I. 詞… I. ①秦…②鄧…③劉…, II. 詞(文學)-詞律-中國-清代  
N. 1222.852

**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4)第 01695 號**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全國新華書店經銷

北京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

開本:850×1168 1/32 印張:43 字數:1016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3000 冊

ISBN 7-303-03052-2/I·327

定價:86.00 元

凡例

古無詞譜，自沈天羽際飛草堂詩餘，張南湖延詩餘  
高譜，程明善嘯餘譜，遂相纂述，厥後朱竹垞與尊詞  
綜注，汲川以初石集解，許穆堂室善自怡軒詞譜，張  
泳川宗樞詞林紀事，陶虎香題詞綜補遺，謝默所元  
誰碎金詞譜，（此譜與前譜不同）順所重詞律訂諸書，層見叠出，未可  
悉數，皆足以發明詞學，原無待於贅述，然詞聲調者  
不特指律，紀故實，方或畧宮商，各拘一格，未能兼備，  
伏讀

欽定詞譜

詞繫卷十

江都秦嶽玉生編訂

駐馬聽 九十四字

柳永

鳳枕鴛幃二三載如魚似水相知良天好景深憐多愛  
無非盡意依隨奈何伊恣性靈忒然些兒無事孜煎萬  
回千度怎忍分離而今漸行漸遠漸覺雖悔難追謾  
恁寄消傳息終久奚為也擬重論繾綣爭奈翻覆思維  
縱再會祇恐恩情難似當時

詞繫卷十

本集屬林鐘商五宮大成八南詞中呂宮集曲與本  
宮引四十三字者不同愚按林鐘商即俗名歇指調  
試字反古詞作是思字作免行字作疎又缺傳字  
祇字今據宋詞作是思字作免行字作疎又缺傳字

## 詞繫序

唐圭璋

清代秦恩復（一七六〇—一八四三）家藏書萬卷，多罕見之珍本。道光間，校刻《詞學叢書》六種，其中有宋人趙聞禮所選《陽春白雪》，前所未見，尤為珍貴。時陶梁曾據以著《詞綜補遺》一書，以補朱彝尊《詞綜》之遺。其子獻，字玉笙，曾輯《詞繫》二十四卷。五十年前，夏承燾先生曾接程善之惠寄《詞繫》凡例一冊，謂此書乃詞譜類，都數十萬言。又云，其書以六朝及唐樂府為詩變詞之樞紐，另列卷首一卷，後附《宮譜錄要》一卷，《逸調備考》一卷，《詞名匯辨》一卷，《詞旨叢說》二卷，其論宮調及列調，以時代為次，此二點即大勝《詞律》，并托榆生謀之付印，然因故未能如願。嗣後此鴻篇巨帙，歷經滄桑，湮沒無聞，世人以為不復存在于天壤之間。詎料數十年後竟發現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珍藏，真乃詞林之幸也。承鄧魁英先生函告并蒙賜復印《詞繫》凡例，予始知是書為江都秦獻玉笙所編。玉笙乃恩復之子，治詞有家學淵源，故書中所指紅友《詞律》之缺失，一如宮調不明，竟無一語論及，其缺一；調下不載原題，幾不知詞意所在，其缺二；專以汲古閣六十家詞、《詞綜》為主，他書未經寓目，憑虛擬議，其缺三；調名遺漏甚多，其缺四。不論宮調，專以字數比較，是為舍本逐末，其失一；所錄之詞，任意取擇，未為定式，其失二；調名原多歧出，務欲歸併，而考據不詳，顛倒時代，反實為主，其失三；所選之本不精，字句訛謬，全憑臆度，其失四；前后段字數，必欲比

同，甚至改換字句以牽合，殊涉穿鑿，其失五；圖譜等書，原多可議，曉曉辯論，未免太煩，其失六。」上述論析頗為細密精當。茲編即以《詞律》為藍本，于其缺者增補，訛者糾正，確可彌補萬氏之遺憾。據此可知是書之學術價值。然原稿係抄本，凡例勾劃甚多，且夾雜詞話，與所收詞調之意圖不一，誠為憾事。鄧君有志于此，悉心校訂、整理，排印出版，使海內孤本重見天日，俾便廣大讀者從中獲得更多詞學知識，實有貢獻于詞苑云。

一九八八年四月

時年八十有八

## 關於秦獻的《詞繫》未刊稿（代序）

鄧魁英

### 《詞繫》的得而復失和失而復得

《詞繫》是一部未刊稿，編者是清人秦獻。要弄清它的得而復失和失而復得，還需從半個世紀前詞學前輩們的一段往事說起。在夏承燾先生的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中可以看到對這段往事比較翔實的記載。為了說明這部《詞繫》怎樣受到詞學家們的重視，有必要在這裡對夏先生的日記作一些摘錄：

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，任二北先生寫信給夏先生說：「秦敦復有詞例稿本，後人尚保存（詞譜），可赴揚州覓熟人介紹。」

十一月十三日，夏先生寫信給趙叔雍，告知《詞例》稿本在揚州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，「接叔雍復，托求揚州秦恩復詞例」。「復善之函，托問秦恩復詞例詳情。」

十二月十日，「接程善之信，謂秦恩復書名詞繫，其後人不肯出借。書甚繁重，他日當設法。」

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，「接程善之復，謂秦敦復家近凋落已甚，後人有名動南者，與善之有師弟誼，今則長逝，其族人無賴，盡劫遺書以去，詞繫已無從詢訪矣。」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，「接程善之函」，告知已見到詞繫。



十二月十二日，「復程善之函，問秦敦夫詞繫體例如何？」

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，「接善之先生片，謂將寄秦氏詞繫凡例來。」

一月八日，「接善之函，寄秦玉生詞繫凡例一冊。玉生乃敦夫子，書是詞譜，作于道光間，共二十四卷，都數十萬言，以時代為次，首列宮調，次考調名，次叙本事，次辨體裁，末附按語。謂紅友詞律有四缺：一、不論宮調。二、不載原題。三、見書不多。四、調名多遺漏。又有六失：一、不論宮調，專以字數比較，為舍本逐末。二、所錄之詞，任意取擇，未為定式。三、調名原多歧出，務欲歸併，而考據不詳，反實為主。四、所據非佳本，字句多訛。五、必欲比同上下片字數，甚至改換字數以牽合。六、辨圖譜之誤，文多費辭。又其書以六朝及唐樂府為詩變詞之樞紐，另列卷首為一卷，後附宮調錄要一卷（統論音律者），逸調備考一卷，調名匯辨一卷（辨名同調異者），詞旨叢說二卷（選論取語），其論宮調及列調，以時代為次，此二點即大勝詞律。唯尚有數缺憾：去四聲并叶者，謂是曲體，不知金道士詞，此種甚多，此其一。不錄侏體，此其二。其時彊村叢書未出，見書不全，此其三。秦氏後人字午樓者，欲付刊而無力，囑介紹滬上書局，當托榆生謀之。」

一月十一日，「發榆生片，告善之寄詞繫凡例。」

一月二十五日，夏先生將詞繫凡例寄給龍榆生先生看。

二月二日，與龍榆生、程善之書信往復，「言詞繫付印事。」「發叔雍函，告詞繫消息。」

二月八日，「接叔雍復，囑代買詞繫。允一、二年內印行，且送秦氏後人數十部。」

二月十三日，「接叔雍函，問詞繫買價。」

二月二十日，「接善之函，謂詞繫之交涉，終歸失敗。秦氏後人，意在名利雙收，吞吐其辭，以相鉤距，囑即寄還凡例。」

二月二十一日「發榆生片。問詞繫接洽得當否？」

三月一日，夏先生接到龍榆生寄還的詞繫凡例。

三月四日，「接叔雍北平協和醫院函，言詞繫事，謂不能出巨款為人作子孫。」于是夏先生只好「以詞繫凡例郵還善之先生。」

六月五日，「接善之先生函，謂秦氏後人懼外人照凡例編書。」

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多的時間，在夏先生的日記裡有關《詞繫》未刊稿的記載，共有近二十則之多。從記載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和任二北、龍榆生、趙叔雍等詞學家曾為尋覓《詞繫》而操勞。最初他們對書名和作者還了解得不確切，但因傳說是秦恩復所作，便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。當他們知道了《詞繫》的下落，并借得一冊《凡例》之後，更高興得奔走相告，輾轉傳閱，并積極地接洽書局，準備將全稿付印，以饗詞學研究者。可是後來，在揚州方面的交涉終歸失敗，他們的願望竟然未能實現。從那時以後，秦瓚的《詞繫》稿本便再無人問津，因而半個世紀來一直湮沒無聞。

秦瓚的《詞繫》稿本現由我校園書館珍藏。至于它這半個世紀以來的遭遇如何？是怎樣由揚州轉移到北京的？又是什麼時候被我校園書館採購進來的，則因年深日久，已無從查詢！

一九八三年，唐圭璋先生從我校館藏《中文古籍善本書目》中發現了《詞繫》稿本的蹤迹，讓我查閱這本書稿的內容，我才了解到我校圖書館居然還有這樣一部海內外僅存的未刊稿，真是個稀罕之物！我翻閱之後，根據「凡例」寫信給唐先生做了一些介紹。先生回信說「看來全稿二十四冊，分量繁重，其間當有不少資料可供研究。但我無力問津，亦不復再欲勞神。」唐先生的話引起我對《詞繫》稿本的重視，並動了整理它的念頭。當我把這一想法告訴給唐先生時，他很贊成，寫了一封論詞的長信給我。信中說：「我以為整理《詞繫》的稿本問世有價值，有必要」，又說：「我完全同意發掘舊稿，整理古籍，昔賢心血，不致湮沒，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」。唐先生還說他打算招一個博士研究生來搞一個齊全的詞譜，「不做零打碎敲工作，不做修修補補工作。」我想《詞繫》對於今天重新編撰大型詞譜一定會有很大幫助的。啟功先生也支持整理《詞繫》的工作，他親自去鑒定了稿本，為復印的事奔走接洽，並為我們答疑解惑。後來，夏承燾先生的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出版了，它記錄了《詞繫》在三十年代時受到詞學家們重視的事實，可惜的是他們當年對《詞繫》雖然那麼嚮往，卻始終未能見到全部書稿。所以將秦嶽《詞繫》未刊稿整理出版，不只是詞學研究工作的需要，可使前人成績不至泯滅，并可告慰今天在與不在的前輩詞學家們。當然，把秦嶽的《詞繫》稿本整理出版只是一種願望而已。《詞繫》不是熱門貨，哪個出版社有印它的魄力呢！《詞繫》過去是得而復失，且失而復得，以後呢？

### 《詞繫》的編者秦臧

秦臧，揚州人。其父恩復（一七六〇—一八四三），字近光，號敦夫。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）進士，曾任散館編修。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受聘校勘《欽定全唐文》。道光元年乞假歸里，晚年自號狷翁。據《續纂揚州府志》卷九《人物志一》記載：

（恩復）性喜填詞，每拈一調，參考諸體，必求盡善，無一曼聲懈字。著有《享帚詞》三卷。平居收藏書畫法帖，洎瓷銅玉石之類，鑒別精確。勘定古書，慎選良工，以付剞劂，海內爭購。

秦恩復是揚州有名的藏書家，他在《享帚詞自序》中說：「僕家有藏書二萬卷。」他曾刊刻過多種古本行世，像最有影響的享帚精舍所刻的《詞學叢書》，校錄頗精，其中的《陽春白雪》便是他首先發現的，張炎的《詞源》也是他據元人舊鈔本補足的。正如毛先舒所說：「一人通譜，全族通譜」。秦臧在詞律方面顯然是有比較深厚的家學淵源的。同時，秦恩復在詞的創作方面，在古籍的校勘方面，也都給予秦臧很大的影響。

秦臧，字玉笙，號綺園。生卒年不詳。其生平事迹在《江都縣續志》卷二四《列傳第六上》中有記載：

臧舉道光辛巳順天鄉試。考取景山官學教習，以不樂仕進，棄去。嘗壯游萬里，以親老歸。築室三楹，介于石硯齋、小盤谷之間，曰思秋吟館，與諸名士相唱和。著有《意園酬唱集》、《思秋

吟館詩文詞集》，里人符南樵葆森為之序。其外，復有《詞旨叢說》、《宮譜錄要》、《逸調備考》、《詞繫》諸書。工丹青，兼善醫術。任俠好義，能急人之難。晚年遭洪楊之亂，避居北郭外祖墓側。同年雷侍郎以誠督師揚州，聘參戎幕，辭弗就。卒年六十有二。

據以上材料可知秦獻早年隨父在京都任上，所以于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）應順天府鄉試，中舉後又考取了景山官學教習。他曾棄職遠游，後來因為父親年老才回到故鄉揚州。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太平軍攻克南京打到揚州時他仍健在。假設他是二十歲中舉，那麼他的去世則應是同治初年。秦獻編寫的《詞繫》的準備工作可能化費了較長的時間，我們甚至可以設想他的編寫《詞繫》是受到他父親的啟示指導，以致若干年後竟出現了秦恩復作「詞例」的傳聞。

秦獻在《詞繫·凡例》中批評萬樹的《詞律》是「援據不博，校讎不審」，「所據之本不精」，他編書的原則是「薈萃群書」，尊崇精本，旁引博徵。但據阮文達《享帚詞序》說：「道光丙申（十六年，一八三六），秦家不戒于火，凡宋元精刻及傳鈔秘籍，悉歸煨燼。」秦獻在家遭火災之後編訂《詞繫》是要克服許多困難，當然會受到一定的限制。關於《詞繫》的編寫時間，從以下兩段文字中可以找到一點線索：《詞繫》稿本卷二中有一段按語：

汲古閣《六十家詞》搜羅宏富，洵有功于詞學。惜讎校不精，訛脫太甚。《詞律》皆沿其誤，不免後人訾議。余僅勘訂柳耆卿《樂章集》一種。苟有博雅之儒，取名家原集及諸選本所載，參互考證，正訛補缺，重加釐訂，繙刻全帙，俾成完璧，不特表彰前哲，抑且嘉惠來茲，允為毛氏

功臣。余貧且老，不能從事于斯，是所望于來者。

在編到第二卷時他便發出了「余貧且老」的感慨，可知他動手編寫《詞繫》時已經進入了晚年。第十卷還有一段按語：

宋初詞調甚夥，皆襲唐音，太宗親製二百數十調，原詞未傳，柳永增至二百餘調，其名遂繁。所著《樂章集》一一注明宮調，創制居多，惜無傳本，僅見《汲古閣六十家詞》刻內，而訛謬遺誤不可卒讀。吳門戈氏家藏宋刊《樂章集》，整齊完善，燦然具備，且多十四闕，足證《汲古》之誤。今皆據以訂正，各按宮調分別，柳詞悉成完璧，詞家照填無誤。並列入《詞學叢書》內，公諸同好，俾學者按譜填腔，增多數十調名，豈非藝林一大快事哉！庚戌（道光三十年，一八五〇）八月初六日。

道光三十年秦獻可能已經五十歲，當然可以稱老。這一年他根據戈載家藏宋刊《樂章集》，對柳詞做了校勘、增補和編訂工作，並準備把它補到《詞學叢書》中去。《詞繫》的編寫正是與此同時進行的。再過三年，太平軍打到揚州，秦獻避亂于北郊。這時他是否已完成了《詞繫》編寫的全部工程，便不得而知了。從這段文字中我們還可以知道秦恩復去世後，《詞學叢書》的刊刻工作秦獻是準備繼續下去的，可他並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。

秦獻的《詞繫》編寫工作主要是在道光末年以至咸豐初年進行的。清代乾嘉以來的學術，在經學之外，小學、音韻、典章制度、天文、史地以及金石、校勘、輯佚等，多以「實事求是，力追古初」，

「無徵不信」相標榜。這種學風反映在詞學方面便是圖譜之學大行，它甚至比詞集的輯逸、編選更引起人們的興趣。清代研究詞譜的人很多，他們不滿意明代張綏的《詩餘圖譜》和程明善的《嘯余譜》，早在康熙年間便先後出現了賴以郊的《填詞圖譜》（又名《詞鏡平仄圖譜》）、萬樹的《詞律》和王奕清等的《欽定詞譜》。雖有了《欽定詞譜》，卻不能使詞譜的研究定于一尊。到了秦嶺的時代圖譜之學更盛了。他當時見到的詞譜就有許寶善的《自怡軒詞譜》、謝元淮的《碎金詞譜》、葉申薌的《天籟軒詞譜》和戈載的《詞律訂》等書。人們不滿意舊有詞譜的「但取其便于吻，而不知其戾乎古」（俞樾《校刊詞律序》），力爭以最早的詞作為依據。重新審定增補各種行世的詞譜。康熙以來萬樹的《詞律》是影響最大的一部，于是增補、訂正《詞律》就成了一個熱門課題。杜文瀾《詞律續說》說：

嘉慶、道光間高郵王甫寬君（敬之）、吳縣戈君順卿（載），擬匯輯增訂，均未成書。咸豐庚申、辛酉間，余官海陵，獲見王寬甫《詞律》舊本，戈順卿《七家詞選》及江都秦氏玉笙鈔本，均有校正《詞律》之處，因作《詞律校勘記》二冊刊刻單行。

可見當時人們研究、校勘《詞律》的風氣之盛。後來，徐立本有《詞律拾遺》八卷，杜文瀾有《詞律補遺》一卷，都是增補萬樹《詞律》的。從上面一段文字還可以看出秦嶺對於《詞律》是下過工夫的，鈔錄、校正《詞律》便是他編寫《詞繫》的基礎。總之，秦嶺的《詞繫》正是在上面描述的那種圖譜之學大行的背景下產生的，而它的規模和成就則是那個時代群譜中的佼佼者。

### 《詞繫》未刊稿的形制

秦獻的《詞繫》未刊稿是一部在體制上仿效《詞律》的詞譜。全稿分訂成二十七冊，書稿大部分是用版心印有「詞繫」字樣的專用稿紙謄寫的，只有五冊用的是素紙。稿紙為紅格竹紙，左右雙邊，框高一百九十毫米，寬一百三十五毫米，每半頁八行，行二十一格。紙已焦黃，並有多處蟲蛀，所幸尚不影響閱讀。有的卷首有「江都秦獻玉生編訂」八字題款。扉頁和「凡例」前原有三枚收藏印章，一為「符子讀過」，一為「南樵」二字，這是《江都縣續志》中所載的為秦獻詩文詞集作過序的「里人符南樵」。另一枚為「振藩流覽所及」數字，不知何許人。估計《詞繫》從秦家散失後，曾經過他人的收藏。

《詞繫》第一冊是將《凡例》和《逸調備考》、《官譜錄要》和《詞旨叢說》（二卷）幾部分合訂在一起的。第二冊是《調名匯辨》，第三冊為《詞繫》總目。從第四冊開始為《詞繫》第一卷，依次至第二十七冊，共計二十四卷。二十四卷《詞繫》本文大多書寫工整，字迹秀美。唯獨第一冊和第二冊字迹比較潦草，尤其是「凡例」部分，有多處空缺、勾劃和夾批，個別地方條理尚欠明晰，看來還屬於未定稿，有待修潤和騰清。《詞旨叢說》似乎也沒有編完，因為《詞旨叢說》的「小序」說是「作詞旨叢說二卷」，而這一部分並未分卷，所錄有關作詞法的論說也並不多，看來還有待補充編訂。那麼，當年夏承燾、龍榆生諸先生所見到的那一冊《詞繫凡例》是否這一本呢？可惜今天已經無法請教了！不



過，當年夏先生見到《詞繫凡例》後，立即為之聯係書局準備付刻，並沒有說到尚需整理、繕寫的問題，而且也沒有談到「凡例」是同《詞調備考》等部分合訂為一冊的。所以，很可能是另有一冊定了稿的單獨訂作一本的「凡例」，遺憾的是現在已無從查找了！

《詞繫》稿本從字體看是由三人分別繕寫的。寫得最多的一人字體尤其秀美，凡遇「恩」字、「復」字都變寫或缺一筆，而寫成「恩」「復」，這應該被確認為秦嶺親手抄寫的，所以避其父諱。稿本中夾有一張紙，可能是為了付梓的需要，將二十四卷《詞繫》正文的頁數、字數都做了比較精細的統計。從第四冊至第二十七冊，總共一萬零一百七十四頁，四十二萬九千零一十三字。這二十四卷正文中間雖也有些夾條，準備挪動個別詞的次序，但大體來看工程已經完備。

秦嶺的《詞繫·凡例》將近五千字，就其內容來說幾乎可看作是一篇詞論。作者在對一些詞選、詞譜的批評上，對詞的產生發展，對詞上與六朝、唐小樂府下與元曲的關係，對詞的內容的評價，以及詞的體制等問題，都簡明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。在《凡例》中他首先列舉了沈際飛的《草堂詩餘箋》、張綏《詩餘圖譜》、程明善《嘯餘譜》、朱彝尊《詞綜》、汪汲《詞名集解》、許寶善《自怡軒詞譜》、張宗樞《詞林紀事》、陶樸《詞綜補遺》、謝元淮《碎金詞譜》、葉申薌《天籟軒詞譜》、戈載《詞律訂》諸書，認為這些書講聲調者不稽格律，紀故實者或略宮商，各拘一格，未所兼備。尤其是《詩餘圖譜》和《嘯餘譜》體例「踳駁蕪亂，貽誤後學非淺。」對於萬樹的《詞律》，他作了比較詳細的評價，他認為《詞律》「糾訛駁謬，苦心孤詣，允為詞學功臣」，但「援據不博，校讎不審，其中不無缺失」。他列